

六十載風雨，不離孝親尊師——弘法六十週年紀念談話

(共一集) 2018/3/6 澳洲淨宗學院 檔名：32-27
3-0001

諸位法師、諸位嘉賓、諸位同修：大家好！

學院舉行「先師長善護追思紀念法會」，今年正好又是我講經教學六十年，所以一併紀念。諸位可能都知道，我從三十三歲出家就開始講經教學。時間過得真快，一轉眼六十年過去了！用中國傳統的天干地支紀年，六十年稱為一甲子，從甲子到癸亥，整整一個循環。這就讓我們想起一個問題，在周而復始、無窮無盡的生命循環中，如何讓全人類過上最幸福、最美滿的生活？答案是普世教育。《禮記·學記》中說：「建國君民，教學為先」。中國古聖先賢懂得，對於治理國家，最重要的就是教育，一定要把教育辦好。教育的內容是什麼？倫理、道德、因果、聖賢智慧，這四種內容的普世教育從小就開始教。只要把教育辦好，決定是社會安定，天下太平，人民安樂。《三字經》上說：「苟不教，性乃遷」，你要不把教育辦好，慢慢的，習性代替了本性，人就墮落了。今天整個世界出了問題，這個問題的根在什麼地方？根就是疏忽了普世教育。學校很多，但是那只教人做事，沒有教他做人；他會做事，不會做人，不懂得人與人的關係。所以家衰了，社會亂了，問題出在這裡。

佛法自始至終都是教育，是至善圓滿的普世教育。人是教得好的，一切眾生都是教得好的；只要把教育辦好了，什麼問題都能解決。不只佛法如此，一切宗教都是教導愛，教導倫理、道德、因果與聖賢智慧的普世教育。弘揚普世教育，必須從根本下手，根本是什麼？就是孝敬；孝是普世教育的根，敬是普世教育的本。孝親尊師是一切德行的大根大本，也是人類過上最幸福、最美滿生活的入

門竅訣，這是我六十年講經教學的心得總結。

以我本身為例子，我從小生長在淳樸的農村，雖然所受的教育不高，但是父母、師長，乃至不認識的大人，都給我們做出孝親尊師的好榜樣，我們在耳濡目染當中向他們學習。那是一個動亂的年代，災難頻繁，日子不好過。抗戰期間，我曾經因為家貧而失學，那時候，我常常坐在小河邊樹底下，思惟人生的意義，問自己，我活在這個世間為的是什麼？在我二十六歲那一年，有幸認識了方東美先生。我對方老師沒有繳一分錢的學費，他卻願意單獨為我講課，為什麼？我想，那是因為我還有一點孝親尊師的底子；真肯學的，老師就真教你。方老師為我講哲學概論，講到佛經哲學的時候告訴我：釋迦摩尼是最偉大的哲學家，佛經哲學是全世界哲學的最高峰，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這是我聞所未聞的，也轉變了我對佛教的態度。我是這樣子入佛門的。

後來我認識了章嘉大師，跟他學佛三年，奠定了學佛的基礎。大師願意指導我，也是因為看到我能夠孝親尊師的緣故。依止章嘉大師期間，我正式接受了三皈依，並且開始吃長素。得益於大師，我的人生才有一個目標與方向，目標是大乘佛法，方向是學習經典。大師讓我堅定了對佛法的信心，認為這是一門值得一生去修學的學問，所以我就把工作辭掉，專門學佛。

章嘉大師圓寂之後，通過懺雲法師和朱鏡宙老居士的介紹，我到台中親近李炳南老居士，那年我三十一歲，李老師七十歲。見面的第一天，李老師就跟我約法三章：第一條、你過去所學的，我一概不承認，統統作廢，從今天起，一切從頭學起；第二條、從今天起，只能聽我一個人講經，任何人講經不准聽；第三條、從今天起，你所看的文字，沒有得到我的許可不准看，連佛經也一樣。這三條你能夠接受，就留你在此地學習；不能接受，你就另請高明。我

想了二、三分鐘，接受了。老師的這些話，乍聽起來好像很跋扈，但是我知道，李老師是一位真善知識，所以答應了他。最後他告訴我，有期限的，多久？五年。他老人家說，我的能力只能教你五年，五年之後我介紹一位老師給你，你好好跟他學。那是誰？印光大師。印光大師是他的老師，往生了，但是印光大師的《文鈔》在。

遵守老師的規矩，是尊師重道的真實體現。好在哪裡？好在除了老師的指導之外，其他什麼都不能看、不能聽，大概三個月，心清淨了，煩惱少了，智慧就增長了，到半年的時候效果就非常顯著，我才曉得這個方法好！到第三年，我跟老師講，我很得受用，跟老師的約定，我再遵守五年，所以我是十年遵守老師立下的三條規矩。這個方法從哪裡來的？後來我在新加坡遇到演培法師，聽說他從小出家，師父是諦閑老和尚，也是用這三個方法教他的。我才恍然大悟，這三條並不是李老師的專利方法，而是中國老祖宗祖祖相傳的老辦法。現在沒人提了，也沒人看見過，我好在遇到了。看到這個學生可以造就，就用這個戒律來限制他，能夠尊師重道的人就能做得到。於是我才明白，這就是師承。能傳法的條件，第一個就是尊師重道，這是基本的條件；第二個就是清白，你的心清白，沒有被污染；第三個是肯學、好學。具備這三個條件，老師會特別照顧你，他一生的行誼就是給你做榜樣、做模範。

修學最要緊的是師承，你是跟哪個老師學的。李老師講，傳人的資質沒有別的，就是完全聽話，百分之百的聽話。到哪裡去找？真的找不到！所以師徒之緣是可遇不可求。老師教你什麼？老師就是以種種方便成就你的根本智，把你心裡面的妄想分別執著、憂慮牽掛洗刷得乾乾淨淨，你的清淨心現前、戒定慧現前，根本智就得到了，這是老師幫助你最大的成就。

我在台中住了一年三個月，出家的因緣成熟了，去台北，在圓

山臨濟寺剃度。要離開台中，我知道老師心裡很難過；他送我到火車站，我看他流眼淚。我非常感動，所以下定決心，出家之後我再回來，我一定住滿十年。古時候，真的師徒如父子，老師真負責任。

我出家的第二天就開始講經教學，在十普寺的三藏學院教書。我在李老師那裡學的十三部經，在三藏學院一個學期只能教一部；他三年畢業，我才教了六部，還有七部還沒用上，所以，我以後對佛學院就沒有興趣。李老師開的班很厲害，他是一門一門教，大概兩個月就教你學到一部經，你就會講。課程是單一的，絕不同時教兩樣東西，不像佛學院，佛學院課程是交叉的，每天有好幾個法師來上課。

我出家以後生活非常辛苦，沒有人供養。老和尚勸我們學經懺，學講經沒收入，你怎麼活的下去？把這些學講經的人都嚇跑了。我是沒有被嚇走，這是章嘉大師他老人家告訴我的：真正發心講經，學釋迦牟尼佛，續佛慧命，弘法利生，自然有佛菩薩保佑你，你這一生當中佛菩薩替你安排，什麼都不用操心，順境、逆境統統是佛菩薩安排的。這太好了！我相信，縱然餓死，我也相信，我不懷疑。我受戒之後去拜李老師，李老師教我要真信佛，我相信佛、相信老師。確實，看到好像是走投無路，韓館長的因緣出現了，她護持我三十年，如果沒有這三十年天天上講台，我不可能有任何成就。所以我感恩老師、感恩護法，在攝影棚裡面供養他們的像，每次講經前後都向他們行禮。

周宣德老居士在台灣大學成立一個佛學社團，叫「晨曦社」，他把這個資訊告訴李老師，李老師聽到非常歡喜。但是我對老師說，我說這未必是好事。老師聽了問我，為什麼不是好事？我說萬一教的人教錯了方向，誰能夠把他們扭轉過來？老師聽了我的話，也

覺得有道理。我就給老師出主意，就在慈光圖書館（這是他老人家辦的）辦大專佛學講座。這就是機緣來的時候你要把握住，就是這個偶然的機緣，才成就了我下半生弘法的去處。我前後參加了十一屆慈光大專佛學講座。

我離開台中之後到台北，道安法師在佛教會發起大專佛學講座，請我去做總主講，我在那裡教了四年。台中慈光講座和台北大專佛學講座的學生，加起來大概有幾千人之多，這些同學畢業之後到海外留學，在海外工作，他們都會找我去講經，所以我可以雲遊世界，緣是這麼結的。李老師看到我這個法緣好，把佛法帶到國外去，也很歡喜。每一次出國、回國，我第一就要見老師，一定要向老師報告。

李老師過世之後，後來我離開台灣，在新加坡又做了一樁好事情：團結宗教，把新加坡的九大宗教團結成一家人，一直到現在。我到新加坡，他們統統都聚會，聚餐邀請我。也因為這個緣分，後來移民到澳洲，到澳洲之後，幫助澳洲團結宗教、團結族群，這是當時澳洲政府對我的期望。於是，我跟昆士蘭大學和格里菲斯大學的校長、教授們常常在一起，討論如何化解衝突，促進世界安定和平。這兩所大學給我頒發榮譽博士、榮譽教授，讓我代表澳洲大學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國際和平會議。大家普遍關心，如何化解社會的矛盾衝突，找不到解決的方法。實際上只有一個問題，什麼問題？人心壞了，這是個大問題，得靠普世教育。西方能夠恢復宗教教育，西方太平了；東方恢復聖賢教育，東方太平了；東西方都太平，世界就能夠得到永續的發展，人們自然幸福美滿。

今天地球上出現最大的危機，就是文化能不能繼續傳下去，如果不能傳下去，這個世界就會毀滅。為什麼？人不知道善惡，把惡當作善，把善當作惡，顛倒了，這個世界不會存在很久。救文化重

要，我勸我們的同學要發心救文化，從自己做起。怎麼做？一生發願當小學教員，我為孩子們扎根，這是非常非常偉大的事業。教孩子倫理道德，教孩子漢字、文言文，讓文化一代一代薪火相傳，文化復興真正的希望是在下一代。我相信中國文化復興，能夠促成全世界的千年盛世。我們來做這樁事情，非常有意義，非常有價值！我們要真正記住，「為往聖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」，這是真正報師恩。信願念佛，求生淨土，完成這一生的使命，我們到極樂世界再相聚。

祝福與會的大眾吉祥安康，道業精進，法喜充滿，光壽無量！祝福各宗教、各族群、各文化之間皆能平等對待，和睦相處！祝福澳洲和世界各國國運昌隆，國泰民安！祝福世界安定和諧，盛世大同！謝謝大家！